

東文選

八十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777
冊數	130 (86)
函號	國 116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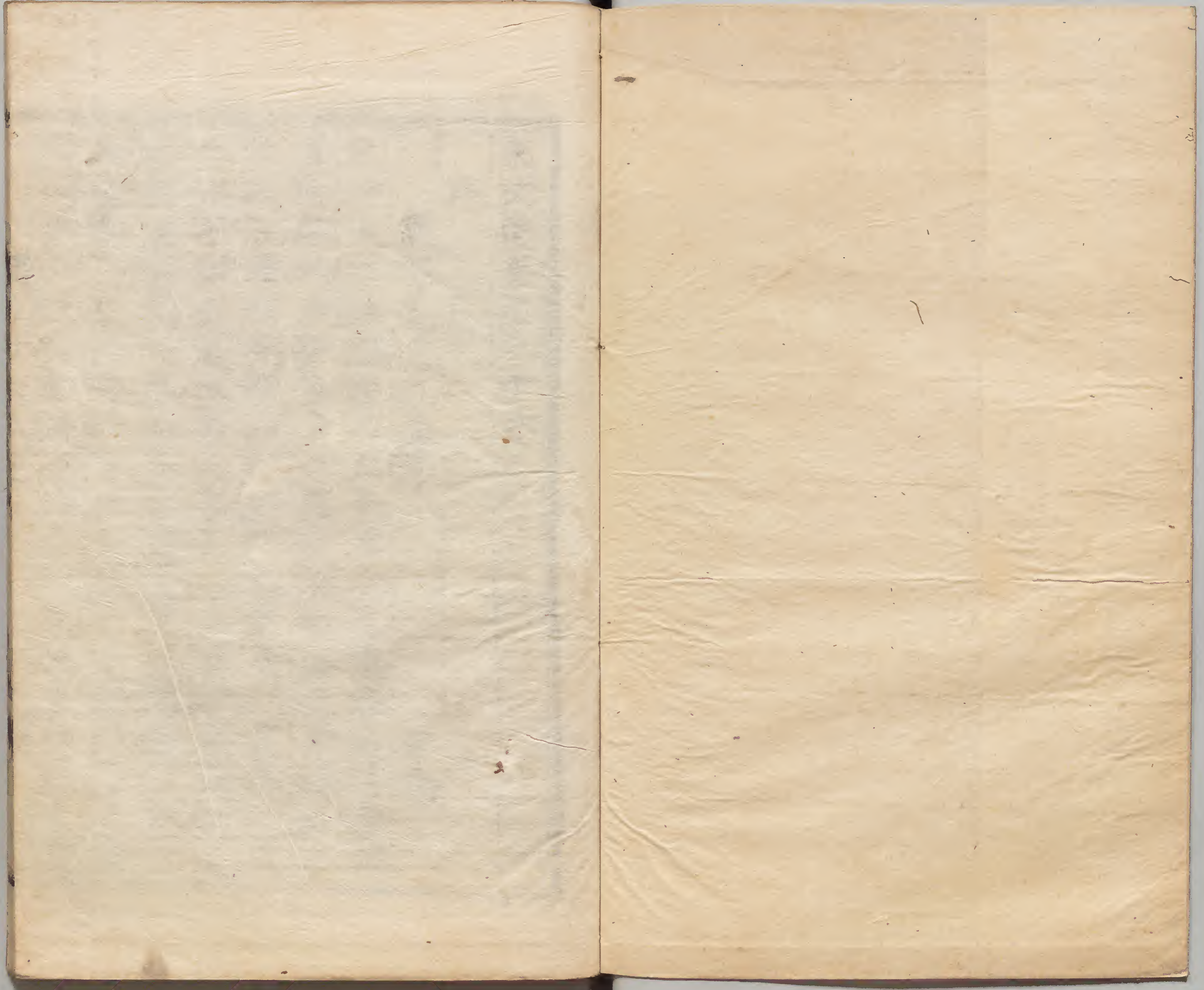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Kodak, 2007 TM. Kodak





東文選卷之八十六

序

益齋先生亂藁序

李穡

元有天下四海既一三光五嶽之氣渾淪磅礴動盪發越無中華邊遠之異故有命世之才雜出乎其間沉浸醲郁攬結粹精敷爲文章以賁飾一代之理可謂盛矣高麗益齋先生是時年未冠文已有名當世大爲忠宣王器重從居輦轂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若牧菴姚公闇公子靜趙公子昂元公復初張公養浩咸游王門先生皆得與之交

際視易聽新摩厲變化固已極其正大高明之學而又奉使川蜀從王吳會往返萬餘里山河之壯風俗之異古聖賢之遺迹凡所爲閱博絕特之觀既已包括而無餘則其踈蕩竒氣殆不在子長下矣使先生登名王官掌帝制優游臺閣則功業成就決不讓向之數君子者歛而東歸相五朝四爲冢宰東民則幸矣其如斯文何雖然東人仰之如泰山學文之士去其靡陋而稍介雅皆先生化之也古之人雖不登名王官而化各行於其國餘風振於後世如叔向子產何可少哉佐天子號今天

下人孰不慕之而名之傳否有不在彼而在此尚何恨哉先生著述甚多嘗曰先東菴尚未有文集行於世况少子乎故於詩文旋作旋棄人輒藏之季子大府少卿彰路長孫內書舍人寶林相與裒集爲若干卷謀所以壽之梓命予序余曰先生所撰國史尚不免散逸于兵矧片言隻字爲人筒篋者煨燼何疑則若干卷不可不亟刊行也二君其勉之嗚呼余豈知言者哉仍父子爲門生不敢讓姑志所見云

雪谷詩藁序

天之厚予嗜何其多乎哉往年在京師同開吳縣尹家有唐百家詩從借其半讀一過間又獲時之名卿才大夫家集讀之雖不盡解深淺皆足以自樂及東歸橐唐詩十餘秩將以資韓山考槃之樂謬為主知供職是務不能專意吟咏間既以自傷又嘗恨前輩著述之不多見况今亂後能復有意是事哉然及菴遺藁益齋文集蓋嘗得之一讀以快南來不平之氣豈非天幸哉同年鄭公權父錄先諫議公所作號曰雪谷詩藁凡二卷授予序其端予觀雪谷之詩清而不苦麗而不淫辭氣雅遠

不肯道俗下一字就其得意往往與予所見中州才大夫相上下置之唐姚薛諸公間不愧也嗚呼天下倉卒之難孰有慘於辛丑之仲冬乎當是時人無智愚賢不肖視其家所有雖其切用於造次有亡至於關死生棄之而去無有難色矧此古紙賚重棄易者乎顧彼子職固有所不忍然非公權父吾不敢保又非天厚予嗜予亦何從而得是樂事於喪亂播遷之餘優游吟詠以賞平昔所願也哉雖然是豈獨予之幸哉他日太史氏志藝文將於是集乎徵或有踵猗山農隱類東文亦將於是

集乎取則雪谷之名愈久而愈顯將不在於是集乎而是集之不亡也則在吾公權父嗚呼若公權父可謂能後也已雪谷諱誦字仲孚與先稼亭公相好予愛公權父又甚欲不泯先業其志又同故樂爲序之

近思齋逸藁後序

元朝北庭進士以古文顯于世如馬祖常伯庸余闕廷心尤其傑然者也乙酉乙科僕伯遼遜公遠學於南方年未踰冠盡通舉業間攻古文名大振旣第應奉翰林選爲端本堂正字久之丞崇文監

方嚮於用而當國者與其父淮南左丞公有怨出知單州有能聲俄丁內憂寓居大寧時賊已破上都指遼西公遠挈子弟單騎渡遼水入高麗旣行數日而賊下大寧矣上以端本從游之故迂勞相續及見禮待優渥賜田富原封君開府居數年病卒弟公文公素惜其文藁散軼筆其詩可紀者爲二帙辛丑避兵又失之今晉州判官金君子贊得其一帙於煨燼中而歸之僕僕氏回鶻大族入中國爲名家登第者九人詩書禮義浸漬數世而公遠積其英華發而振耀之其文炳然直與伯庸

廷心相上下可傳於後者無疑身未歿而已失之失而又失以至於無幾其亦可悲也夫今觀此藁皆少作蒼然有老氣壯時所著蓋可想也其子都官摠郎天祐謂余曰此藁之存金侯之力也吾兄天民幸爲其長將板而藏之晉之鄉學請序其故余爲略述公之出處大槩與夫此帙之幸存者于篇末以爲他日續文類者所徵云

寄贈柳思菴詩卷序

君子有終身之樂一朝之樂不足以爲我樂也無適無莫動靜俯仰乍與愧不少萌則所謂我者湛

乎其中存焉死生壽夭天也吉凶榮辱人也皆非我也而我以爲喜懼則情勝矣情勝不已天始滅矣如是而曰我有終身之樂吾不信也爵之所以貴我也祿之所以富我也富我者必能窮我貴我者必能賤我而我不敢不聽命焉以其在彼而不在我也是以素非我有而一旦加乎我雖窮貴極富而我不以爲喜也喜且不可况以爲終身可樂乎所謂可樂者吾自知之介父不得予之子夫不得奪諸婦夫天下之至親而至密者莫如父子夫婦而猶且不得而相予相奪其必有所以然者矣

不徒知之又踐之必外患於是乎絕矣思菴先生
蓋近之居京師十一年同列推其行高與國政十
四年同朝服其量弘由布衣位台鼎亦可謂盛矣
然而無一毫自得之意形於言動視其居處視其
服食視其所與游盡一世之號爲富貴者視其貌
則猶布衣時其不以一朝之樂爲可樂者歟十數
年間巍然赫然能保其終者蓋寡先生從容進退
不以軒冕在亡爲榮辱昔也居廟堂樂其道之行
今也在田里樂其身之全身全道亦全矣追惟前
日如行雲流水已無蹤迹獨其愛君之心與吾終

身之樂不可須臾之相離也可離豈吾所謂可樂
者哉成均司藝康子野先生之門人也將求詩諸
公間以爲考槃之助以予深知先生屬以叙余故
略言其大槩周不云乎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
而喜矧吾文乎其必擊節而嘆曰相知之不可無
於世也如此夫

送楊廣道按廉韓侍史序

弘道

予幼時喜讀書山中舊遊歷歷可數而金谷乞飯
尤不可忘焉者也今司憲韓侍史民部張議郎及
余三人者負笈入海中喬桐華蓋山愛其孤絕人

跡罕至欲爲久居之計以山中饑不可留將還京
舟中望西海道諸山曰平州之南牧丹山亦古人
讀書處也盍往乎遂以議郎歸保兩家強舟人下
西岸行荻葦間六七里日且晚足力莫繼乞食于
金谷驛舍之主人一時困頓求丐之狀至今思之
可笑然吾孟子浩然之說主於中而有不能掩焉
者故其主人亦能知之也所以待之厚古之君子
動心忍性皆以一朝之窮阨而爲終身所得之助
顧吾所以自處何如耳初豈以高車駟馬蒙袂輯
履爲之榮辱也哉初與侍史同中辛巳進士科癸

巳又同爲及第年長余七歲學問文章非余所及
其操守則丞相封侯亦不介意惟曲學阿世之是
鄙尔是以僥倖以來未嘗不以爲愧而君猶低回
未察若將終身焉今則揚揚入臺中爲侍史亦可
謂遇矣比之乞飯驛舍之日亦可謂異矣而吾兩
人所守亦有變乎否也夫士之立朝不問位之崇
庠祿之厚薄得行其志斯足矣侍史主彈核上爭
君上得失下詰宰相是非百官風靡莫敢仰視按
廉使又重任也代祀山川觀察風俗賞罰得專斷
守令奉承彌謹一食一飲之微猶必察其所好惡

莫敢少忤其意如是而曰莫能行吾志吾不信也
侍史兼是二責其必有以自勵矣朝士大夫歌詩
美其行侍史曰序必牧隱可吾意予之不喜爲文
爲又拙侍史所知也然必欲吾文者知我不諛也
故叙舊游以勉其不負所學如此云

送慶尚道按廉宋都官序

明道

長民者莫如長者朝廷之上吾無閒然立使節咨
諏四方其人不可不重也風俗之媿惡得按而彰
殫之守令之賢否得廉而勸懲之是刑賞之所在
也夫刑賞之柄豈可一日畀之非其人乎國家自

京畿外立八道府州郡縣碁布環拱歲春秋選朝
臣八人者分遣之其人近名民必戚其人寬裕有
容民必受其賜朝廷知其如此也每重茲選非其
人罕有得者曩余嘗參兩府與議是選者非一再
矣都官宋君未嘗不在其中而都官爲首相泰齋
公姻親是以不果用是避嫌也舉之者曰衆其勢
莫之沮私不得以勝公也都官謹厚有長者風且
於吏才尤長慶尚古新羅全境山川風氣積而不
洩流風善習尚有存者雖曰地鉅事多然民易使
事易輯他道莫之先焉都官以不用用而得斯道

也予是以喜之深也巨魚之縱大壑是受衣工不
良匹錦可惜斯人也斯道也其不相稱矣乎非獨
予喜之深也一時士大夫莫不爲之喜也故歌其
行者源源而未已序其首必以拙語都官之意也
都官不吾面而其意達于吾者吾同僚金君伯闇
也

送江陵道按廉金先生詩序

有天地來清明濁亂之氣相爲消長於其間雖豪
傑之士卓然不爲所變者甚鮮是以幸而與清明
之氣相遭乎大平之世則生爲聖賢沒爲明神聲

孚于時流澤之罔極也不幸而與濁亂之氣相薄
乎衰否之季則動而禍隨之得不並失徒生徒死
不亦可哀之甚哉予之念此蓋以志予同者數人
而止耳永嘉金氏兄弟亦其一也伯氏字敬之叔
氏字仲賢甫聰明有峻才二公如一而叔氏當逆
屯跋扈之日不能抑其英銳之氣時而用之奮然
欲以赤手擊猛獸空拳御利刃卒羅其禍而隕其
身敬之則恬靜自居不悟於物深有味於洙泗之
旨以爲綱目盡在大學書朝夕反復體之周密酬
應事變一於是而發之故其所謂自慊者已無遺

恨其所以培養在吾之氣而不爲彼氣之所燦焉者蓋可知已及今更化朝著肅穆物於國者振振有生意而敬之首應廟選按部江陵專制一道之命士之所甚榮而江陵道民醇事簡竒幽瓌偉之觀甲天下爲按廉者之所願得而樂爲者敬之自視如平時憂不介乎容喜不形乎色殆所謂卓然不變者歟朝之大夫士歌詠其行者未必皆知敬之之所存如是也故序其所以知者而重有以告焉上方興學先教化而後刑名然儒之效不白於世猶以迂闊詆訕之不止也先生既以明大學稱

由成均教官爲按廉者又自先生始其尚勉之哉予將刮目以竢夫大學之有實效

傳燈錄序

上之升又一年春正月判曹溪宗事臣覺雲上言傳燈錄禪學之指南也板本燬于兵手鈔甚艱況今專務默坐冀萬一成功竊恐談理者又廢斯道益以晦乞重刊廣布以惠學者上曰可於是廣明寺住持景猗開天寺住持克文崛山寺住持惠湜伏巖寺住持坦宜幹其事皆上命也鳩材募工既有端緒雲又上言臣之宗門光耀至矣不紀而冠

之篇無以爲後日徵請下文臣叙其事迺以命臣
稽會稽丁母憂去國明年起復既至雲來趣文曰
功畢矣就求其所謂傳燈錄者讀之其題目冠以
景德而翰林學士楊億兵部員外郎李維大常丞
王曙承詔同加裁定序所以去取之意甚悉考之
宋史大中祥符二年書曰蘇州僧道元讚佛祖以
來名僧禪話爲傳燈錄三十卷以獻命刻板宣布
不載億等判定之事豈史氏之略歟其目以景德
豈此錄成於景德而獻於祥符歟不然史氏之誤
也鄱陽馬氏著通考指億爲之億雖文章士立后

之制尚拒之不草何故托浮圖爲僞以欺君而
惑世哉是時宰相王旦當國一代偉人也及其將
沒遺命削髮披緇以歛億在翰林號深於禪學此
傳燈錄所以進而刊修之命及於億也歟冊府元
龜歷代君臣之事跡而姚鉉文粹唐之文章關於
世教者也二書皆成於祥符間刻板宣布之命未
之聞焉則此錄也重於一時者可知已恭惟主上
殿下至仁洽民心至道超物表正法眼藏別傳之
妙有默契焉者非謏儒淺見所能測也雲嘗在禁
中談此錄者滿一歲上深器其能賜十字法號禪

教都總攝爲曹溪都大禪師入居內院故能上體
聖心刻梓宣布其所以惠來者廣心學其功可勝
道哉夫心譬則燈也心心相印至於無盡燈燈相
續亦至於無盡我國家仰賴慈光曆數之傳亦如
燈之無盡也則臣之此序爲不妄作矣後之學者
當以祝釐爲務毋徒文身而已可也至於禪話臣
所未學故不及云

送朴中書歸覲序

明友以勢合相知者徒面而已以心合是義交也
然後相知始爲至矣予於朴中書知之至邪抑猶

未也中書君旣斥於朝歸覲大夫人俾予叙其行
予不暇旁引他說姑以知君者質之中書君束髮
立朝游歷華近人榮之而不自榮退而朝夕溫清
兄弟友恭藹乎可觀而常若有所慊然者蓋於朝
則思盡已之職當爲無不爲朝衙夕直不懈益虔
而已用舍升黜何與於我而足以爲榮辱乎此中
書之心也於家則祇事嚴顏愛敬俱至然念慈堂
遠在鄉里豈若父母同處一堂之上而吾兄弟者
相與兒戲於其下乎此中書之心也是以今之見
斥也怡然如平時不見其有愠色告諸朋友謀之

父兄唯歸覲一事而已是知中書之行也非小文
夫去則窮日之比之也平昔思母之切而喜其得
歸覲之隙也且夫事親事君其道則同子之於父
母事之能盡其道臣之於君事之能盡其道是忠
孝之立名也程子以盡已訓忠然後人始知孝者
亦忠焉而已爾然則爲臣而盡已在朝之孝也爲
子而盡已在家之忠也仕而喜已而愠則必不能
盡已於君近而狎遠而忘則必不能盡已於親孝
不以遠近異忠不以仕已易非盡已者能之乎予
之知中書也至乎否也中書歸其以知我者復我

也他日中書不予棄則知已我也無疑請以爲序

送徐道士使還序

洪武建元之三年四月朝天宮道士號玉巖者奉
香幣祝冊自金陵航海至王京郊迎館勞悉如常
式唯謹命禮部供祭用又以同知密直李公成林
監其事而稽亦與焉用五月丁酉百官陪位合祭
山水之神于城南明日而玉巖喜甚急於復命候
風于禮成之港未幾王曰道士之來也有微恙不
獲與爲禮於心歉焉召還勞問從容者久之玉巖
既以祀事熟吾面且見吾冠儒冠求詩甚厲解裝

出示所得大倉諸子詩讀之終卷玉巖真嗜詩者
 也不然豈易得此於人哉於是徵諸友朋詩略序
 其端云道家者流馬史所載可見老氏周柱下史
 不遇也著書五千言再傳而至蓋公曹叅薦之文
 帝致漢刑措雖吾儒用天下者其成效未必皆若
 是之羨也若其所謂授籙拜章符呪還丹之術雖
 各有說支離誕幻皆老氏之所不道也是以爲其
 弟子者當懋其師之道焉今天子明並日月人心
 有情偽學術有邪正洞照靡遺而於玄教深契清
 淨之道期以寧壹海內其宏規遠略度越漢氏萬

萬矣玉巖出朝天宮代祀萬里外國則其人之賢
 從可知已予觀其神完而守固辭約而義明所以
 自葆者重至於齋戒沐浴神明其德祭所當祭以
 立治人之本則非盡夫潔淨精微之蘊者莫能與
 焉此玉巖之所以有是行也立賢無方又可見大
 朝用人之法矣將有如蓋公者出斯民其受賜哉
 玉巖姓徐氏名師吳揚州人備載之所以著望祀
 之實禮自是年始也

贈金判事詩後序

喪制之廢久矣曩予游中原見士大夫衰絰而御

酒肉初甚恠之及觀其朝夕之哭終三年不怠雖
悍夫兇豎莫不聞其聲而感于中不能不潸然而
泣下然後乃知中國綱常之懿猶未泯也高麗自
周封殷太師之後蓋變於夏矣喪未嘗不三年也
而百日即吉不茹葷善矣而食稻也自若宅兆之
卜送死之具略同中國而虞卒哭則亡再禫而禫
其禮固在也而朝夕不哭故人不知其猶在制中
也由是觀之舉今天下喪制得失蓋相半矣按本
國服制圖三年喪給暇一百日餘各以次而降果
以百日為三年則祥禫在百日內矣今也不然暮

而小祥再暮而大祥中月而禫皆有暇其為二十
七月明矣且暇者為在官言也暇盡當視事吉凶
不同器服不得不除也餘人何與焉而自除服乎
服雖除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心喪三年可也乃
曰吾暇已盡矣吾服已除矣而無所不為者蓋亦
不思而已矣原其弊在於在官者之暇起復之泛
及而無職守者効之而民庶又効之因循苟簡遂不
知其失焉耳是以能終三年惟廬墓者為然夫墓
者體魄之所藏也魂氣則歸于家故三虞以安之
家廟既廢精神周流無所往而不依附於子孫子

孫之所在神之所依也然則朝夕哭且祭不于家而于野亦何傷哉雖於聖人之制有慊焉者以今禮制蕩然軼墜之時而能盡夫人子之至情以爲三年免懷之報其道莫尚乎此故國家表其宅里而人稱之爲孝子雖聖人復起亦所不易也樂安金氏三韓大族也兄弟事母以孝聞辛丑冬賊犯京城與母而南伯氏提學不幸道病而卒母悲感未幾又歿叔氏判事公以其喪殯于泰山別業日夜號哭不離苦次者數月既葬居其旁終制蓋予所謂聖人復起不易焉者也淡菴白先生敘孝之

所以大而士大夫歌詠以美之若予也迺所謂服盡視事者故讀是卷悲不能已遂書喪制之得失與其弊之所由廬墓之爲得緣情之義以爲後序云

動安居士李公文集序

孟子論尚友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吾嘗謂論文章亦當如是文章人言之精者也然言未必皆其心也皆其行事之實也漢司馬相如揚子雲唐柳宗元宋王安石之後其言之布于文者無得而議徐考其行事之實有不

能不容吾喙譬之屠家禮佛倡家學禮自其外視
之似也本之則屠與倡焉其可以相掩乎哉此所
以頌其詩讀其書而尤欲論其世者也稽也不學
敢論古之人敢論天下士然不徒以文章許人則
不敢隱也前密直司使兼監察大夫李公將鉞其
先勳安居士文集于梓因其姪壻兵部侍郎安君
徵予言爲序予嘗慕居士之高風恨不生其時執
鞭爲役載名篇端爲幸大矣夫何辭爲謹按居士
幼知讀書痛自樹立庚午復都之時居士處尚賤
能以言事獲知於忠敬王從順安公入元朝每遇

恩賜上表陳謝語輒驚人名遂大振事忠烈王爲
正言司諫益喜言事而不售遂去屏跡頭陀山中
若將終身及忠宣王即位首徵居士待遇極豐而
居士竟不樂求去益懇乃以密直副使詞林學士
致仕家訓有法諸子皆有名其季亦以直節雄林
爲時重臣大夫公也嗚呼不才而穎脫若是乎不
賢而蟬蛻軒冕乎道不積于躬而名能動三朝之
聽乎教不行于家而能世濟其美乎見諸行事之
實者旣如此雖不睹其全集其根於心著於文辭
者從可知已嗚呼有德者必有言予於是益信至

正十九年冬至後三日

默軒先生文集序

嗚呼文章興替其關天地之氣乎當元世祖混一宇內文學之士輻奏闕下默軒先生從忠宣王入見世祖世祖燕坐不冠遽曰汝雖王子吾甥也彼雖陪臣儒者也何得令我不冠見儒者於是具衣冠整坐因問征交趾策將安出先生跪奏勞師遠討不如遣使招來先生之學如此故其發爲文章極盡人情物態而霈然無所抵牾學者至今宗之曾孫藝文檢閱子復與其弟子宜來請予序予受

而讀之雖未卒業純粹也如金玉之脫于鑿璞俊逸也如魚鳥之在于雲川至其陳言帝庭述之表章潤色國史分之綱自信乎獨步一世矣予生也晚尚從先生子孫得聞文章道德之緒餘猶以自幸矧檢閱輩有志吾道能知先祖之美乎知而不以傳又不仁也宜其求序之急將以刻之梓也吾東方文學之盛見稱中國蓋自崔文昌始今由陳鳴對策帝庭者多矣然有讀卷者居其間末由面奏獨先生入對卧內判天下大計固非貢士所及雖古名臣無以過之予嘗欲歌其事以告後之人

而未果也檢閱輦幸徵言故不揆鄙拙樂為之序
其冠之以文章興替者所以美先生也亦所以自
嘆也

賀竹溪安氏三子登科詩序

竹溪謹齋先生之嗣今密直簽書公穉同年進士
也嘗曰吾先君三昆季由科第顯致位宰相而吾
子三人又皆僥倖綴末第此天也吾族祖文成公
之孫政堂公有三子又登科何天之厚吾安氏之
至此耶文成公事忠烈王興學校作成人材文章
之盛近古未有猶且歷三世而後其孫之登科則

其受報也遲矣吾先君雖曰積德行義而吾未有
以承之而吾之子登科也如是之亟豈非天耶天
道福善禍淫而未有無其實而得其名則吾祖考
之德行上合天心下澤子孫者安可不播之聲詩
以為後學勸哉然不請予筆者以矣一日仲氏叔
氏來曰以吾三子登科之故國家廩給吾母又封
宅主以寵異之於是而不聲於詩是慢也且子之
道惟顯父母之是急此吾等所以望先生之文也
予惟光廟設科之後至于今未嘗罷而父子兄弟
聯中者夫豈少哉吾病也不能博考子其訪之古

老求之史氏錄之以來吾將為子序之未幾安氏
又來曰吾不敢遠摯諸古爰自忠烈王以後得上
黨韓中贊公而下十六家耳雖多何益願先生之
教焉予曰宰相金覲有子三人登科曰富侑曰富
載曰富儀是已平章閔公珪有子五人登科曰康
鈞曰迪鈞曰光鈞曰仁鈞曰良鈞是已平章任儒
有子三人登科曰景肅曰景謙曰景純是已贈僕
射李翮有子三人登科曰瑱曰
是已檢校
政丞金台鉉有子三人登科曰光轍曰光載曰光
輅是已其他不可悉考也子之所得清州韓氏曰

謝奇曰謝謙曰譜咸陽朴氏曰莊曰理曰季元晉
陽朴氏曰仁幹曰仁祉曰仁祐竹州朴氏曰文華
曰孝修曰松生化平盧氏曰承縮曰承肇曰承慎
是已今之世所共知者金海金氏曰東陽曰光閔
曰廣元密城朴氏曰密陽曰大陽曰三陽曰季陽
曲城廉氏曰國寶曰興邦曰廷秀昌寧成氏曰石
璘曰石瑢曰石珮興安裴氏曰中甫曰中誠曰中
有曰中倫全州柳氏曰克綱曰克恕曰克齊丹山
禹氏曰洪壽曰洪康曰洪得又有異母者月城李
氏陽川許氏回鶻氏嗚呼此足以見國家培養

風俗之美而三韓人物之盛雖不盡在於科第然
由科第之盛而一國政理之氣像益著而不可掩
矣吾東方在虞夏時史不傳不可考周封殷大師
箕子則其通中國也蓋可知已雖其封之又不臣
之重其受禹範爲道之所在也大師之祠在平壤
府國家祀之彌謹則大師之化我東人也深矣豈
雙翼王融之淺淺而爲我文風之始也哉雖然雙
氏王氏所以誘掖後生者亦至矣所以榮華夸耀
聳動一時使愚夫愚婦皆歆科舉之爲美而勉其
子弟以必得之未必不自二人始也是以薰陶漸

漬家家讀書取第至於三子五子之俱中焉雙氏
王氏之功大矣今將歌詠安氏也而及於雙氏王
氏者蓋飲食必祭始爲者之法也嗚呼人苟得志
而忘其本獨何心哉謹齋先生諱軸字當之政堂
公諱輔字負之密直公名輯字 簽書公子長
曰仲溫軍簿判書次曰景良左獻納次曰景恭典
理佐郎季曰景儉習舉業云蒼龍戊午四月日

東文選卷之八十六

東文選卷之八十六

二十一

東文選卷之八十六
二十一
...

